

毛泽东麾下的将星 ★★★★★



东野名将

● 吴东峰 著



新华社军事记者的第一手采访实录

东野名将

吴东峰 著

东野名将

作 者:吴东峰 著

责任编辑:陈基发

封面设计:文小牛

出版发行:成 都 出 版 社

地 址:中国·成都市西一路路北一段 182 号

邮政编码:610031

电话号码:(028)7765071 7783841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排 版:四川迅发服务部

印 刷:成都教育印刷厂

版 次: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0

印 数:1—20000 册

书 号:ISBN7—80575—832—8/1·209

定 价:11.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

钱 钢

记者是干什么的？记者是写新闻的。新闻是什么？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重要事实的报道。然而，80年代以来，中国有不少——如果还不能称“相当多”——以“文章倚马”为业的记者，不约而同地把笔触从“现在进行时”逆转到“过去时”。他们穿寒涉暑，访北问南，汲汲追寻的，不是新闻，而是旧事：从时隔10年的灾变，半个世纪的血光，到百年前的悲剧歌哭。研究新闻史的后人，会因为不是在报纸里和电讯稿上，而是在历史读物上发现某些优秀记者的名字而不无惋叹。但他们终将意会的是，当曲折奔突的河流遇到沉沉壅蔽，改道是历史的寻常。

有幸又不幸的是，在众多读者眼中，许多记者报道的历史，常宛然全新。

记不确切是从什么时候起，吴东峰在《世界军事》杂志上开设了“将军素描”专栏，许世友、皮定钧、王近山等“将星”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以《毛泽东麾下的将星》为题，于1993年结为一集出版。不多日，又有了我们面前的这本第二集。这些作品引起了社会的注意，据说已有不下于上百家报刊给予转载。

我并不十分清楚，东峰为什么如此执着地聚焦于灿灿“将星”。他的父母是老新四军，南下干部，57年父亲莫名其妙地成了右派，母亲也因此被贬到基层；他就成长于温州这样一个基层干部家庭。他是一个温情脉脉，多少有点文弱的人，曾读过许多书，但军事方面似乎远说不上热衷。十多年前，我们都曾是驻军区记者，我服务于《解放军报》，他为新华社军事分社所派遣。印象中他没有写过多少纯粹的军事报道，到海防前线，他写的是《白天鹅飞来大陈岛》；到英雄部队，他写的是《好八连的新变化》……。他的电讯稿要“跳出军营，面向全国”的，当然还要格遵许多我们共有的“规定动作”；如果说与将星有什么丝缕的关联，只能提到他曾在号称“皮旅”（解放战争时皮定钧将军为旅长）的老部队当过兵，接触过战史，仅此而已。

后来，东峰到了广州。由于他长于温州的“历史背景”，许多朋友估计他肯定会下“海”。然而，当他再度出现在我面前时，仍然是那么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我们都没想到，这几年他竟孤零零地去叩开一扇扇曾经喧闹现已岑寂的院门：和那些“黑衣、黑裤、黑帽……像一座黑乎乎铁塔”的老中将；“推开家人和秘书的搀扶，径直走过来握手，然后转身坐在沙发上，依然像座山”的老上将；“手臂像丝瓜一样吊在肩膀上……可以前后旋转，上下伸缩，却抬不起来”的残臂老少将一起，摊开泛黄的作战地图，掀开残破发霉的战地记录，促膝长谈，纵横古今。他要穷源竟委的，不光是那些纵队司令、兵团司令、野战军作战处长、志愿军的军长们“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战争亲历，更有他们的性格轨迹，他们复杂的人生际遇和内心世界。

我不能说自己对“将星”一无所知，但读着吴东峰的“写真”，我饶有兴味。

邓华将军是当时这个‘舞厅’的舞星。他不但会‘慢三’、‘慢四’、‘中四’，还会各种各样的花，尤其是擅长‘华尔兹’，上两步，顿一步，退两步，转一步……草绿色的狐步好看极了。

邓华不但会跳舞，而且会唱戏。最喜欢唱的是《苏三起解》。1948年3月，邓华率7纵打四平，在歼灭国民党71军时，俘获了该军的一个京剧团。当时总部指示剧团移交地方。邓华明里答应，暗中收留。他走到那里，剧团就跟到那里，后来竟奇迹般地出现在抗美援朝的战场。

夜晚行军不敢戴眼镜，怕一个跟斗把眼镜摔坏了。黄克诚就用毛巾拴在自己的脖子上，叫警卫员拉着他走。警卫员调皮，故意在前面一跳一跳，说有石头，有沟，黄克诚也挺认真地在后面一蹦一跳的。走着走着，前面突然停下来了，黄克诚便拍打着前面的人说：“快走，快走！”结果引起一阵大笑，原来他拍打的是一头骡子。

据说梁兴初将军顽皮性格一直到当上军长时仍常在一些场合表露出来。比如有一次，他给一名战士理完发后，又拿来毛笔在那位战士嘴上画了两根八字胡。一向严肃的林彪有时目睹他的“恶作剧”也不得不别过脸去偷笑；而罗荣桓则多次批评他：“梁兴初，你今年几岁了？怎么老长不大呢？”

还有——三次违抗林彪命令结果打了胜仗的钟伟；在战斗到激烈决胜关头，往往嘴唇发乌，眼睛发红，像一只发怒的狮子似的韩先楚；三次接受采访换三套衣服，被人误以为海外归来老华侨的刘震；……

纪实文学是一种“现成品艺术”，它为读者提供的，不是径由想象力冶炼后的结晶体，而是生活矿床本身裸现的原始矿物。原始，恰恰是种种原始的，远离人们思维框架的场面和细节，以其天然未凿，以其斑斓奇特，让人惊叹咋舌，有时甚至使诡诘的想象力变得苍白羸弱。

1955年授衔时，全军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7名，中将177名，当年以及60年代被授予于少将的1359名，总数大概只相当于90年代解放军授衔将领数的一半。数量少大概是重要原因之一，加之战争、战功，当年的一些“将星”更多地保存了不羁的个性，率真的性情，在大众心目中神采各异——有时反过来是大众赋予他们传奇色彩。

东峰作品中，对老将军们音容笑貌的传神“写真”，俯拾皆是。这种“写真”，让读者蓦然为“闻所未闻”而惊讶，继而为那未经漂洗的历史原色而击节。

在20世纪的历史长卷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举足轻重而又意义深远的存在：在从血污中隆生后的近70年的岁月里，它是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结构，政治走向；而中国政治的飓风，也势不可挡地一次又一次影响了解放军——首当其冲的是将领们的命运。不管是置身战争，抑或置身和平，他们都经历过另一种烽烟，面对过另一种险境。

东峰的书，提供了许多经他之手发掘的重要史料。其中较为珍贵的，有辽沈战役中和文革中有关林彪的史实（本书被访问者多为“四野”的老人），有诸多将领庐山会议后被卷入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军事俱乐部”的激流漩涡的情况，有的文章还涉及了1958年对刘伯承的所谓“教条主义”的批判，涉及了一些将领在文革中忽浮忽沉的人世跌宕。这样的将军命运在中国不是个别。他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职业军人，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条“政治生命”，他们每个人都是政治的密切参加者，漩涡裹挟，身不由己。他们举手投足，皆受制于那个控制力巨大的历史氛围。

历史是严酷的,无论于民还是于国,那位“有七本书走向战场”的陶汉章将军,他的写作史,曾有30年的空白。1958年反教条主义,他成为刘伯承元帅的“陪绑”;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刚刚走上轨道,陶汉章正雄心勃勃地投身现代军事理论,他甚至奉刘帅之命,在1953年就办起了军事学院的第一个博士班。疾风骤至,祸起萧墙,一切都被无情地割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载:中央军委那次扩大会有高级干部一千多人参加,开了近两个月。会议的结果,“致使后来的正规化训练和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影响。”直到1980年那次对所谓教条主义的批判才被中共中央正式否定。

而主持批判所谓“教条主义”的彭德怀元帅,在“近两个月会议”仅仅一年后,1959年夏天,自己就在庐山遭到无异于灭顶之灾的更激烈的批判,从此在政治星空中陨落。

也许是报应,当年批判彭德怀“很起劲”的一些将军,在文革中又身不由己地落进了无情的政治旋涡。

.....

这就是历史,一段段被封尘的历史,正因为封尘,它们成为新闻。

我想这这也是一个新闻记者的职责。他似乎心有旁骛,“改道”别出,但他根本未曾离开一名真正新闻记者的信条。他心目中最神圣的字眼是“真实”,他在追求真实时最渴望的状态是“还原”;他创作时使用的是地地道道的记者方式:踏破铁鞋地奔走采访,缜密朴实的行文风格,正因如此,他的作品和那些虚假伪劣爆炒爆卖的“纪实”有着本质的不同——一部纪实文学是否带着作者的诚实和艰辛,其散发的气息一嗅可知。

并非每一个记者都应去追踪既往——中国也许更迫切地需要报道“现在”,为读者提供他们有权知道的一切新闻。但是所有的新闻都是历史,所有的记者在本质上都是记“史”者。吴东峰的书向我们炫示了历史真实的魅力,也提示了“历史感”对于一名记者的重要。

1995年春于北京

毛泽东麾下的将星之二

东野名将

序 钱 钢

戴金边眼镜的大将

——黄克诚将军写真 (1)

枪声远去了

——钟伟将军写真 (25)

草绿色的狐步

——邓华将军写真 (46)

“旋风司令”

——韩先楚将军写真 (60)

短臂将军

——龙书金将军写真 (74)

蓝天没有空白

——刘震将军写真 (92)

“万岁军”军长

——梁兴初将军写真 (110)

“东总”高参

——苏静将军写真 (122)

虎啸塔山

——胡奇才将军写真 (134)

高处不胜寒

——温玉成将军写真 (147)

“叫‘诸葛亮’来谈谈”

——解方将军写真 (166)

东北大剿匪

——贺晋年将军写真 (184)

毛泽东为他开“药方”

——方强将军写真 (200)

附一：

他有七本书走向战场

——陶汉章将军写真 (222)

附二：

《东野名将录》(中将以上)..... (238)

戴金边眼镜的大将

——黄克诚将军写真



“天下柔莫如水，及其结为冰，则坚不可犯。天下糯莫如秫，及其酿为严酒，则猛不可咽。若世间之刚柔相错，与人心之强弱迭更，真有不可测识者。吾友沈素先弱不胜衣，见人呐呐似不能言者，及其临大事，当大难，则其坚操劲节，侃侃不挠，固刀斧所不能靡，三军所不能夺也。”

——摘自张岱《琅环文集》

记得自己小时候曾哭过三次：一次是做了错事挨了父亲打；一次是在学校打球跌伤了腿；还有一次是好像是受了什么冤枉，记不清了。

长大后就再也没有哭过。

也没有看到过成年人哭。

“男儿有泪不轻弹”嘛！

然而，我在采访黄克诚将军的史实时，却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呜呜”地哭了。七、八十岁的老人，哭起来竟象小孩一样伤心。

我突然想笑。我觉得悲哀。我想，我们这一代人也许永远不能理解老一辈人的情感了。

——作者手记

历史将永远铭记他的声音——

“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掌声。

“现在有的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或是要批判毛泽东思想的主要部分。我认为这样做是危险的，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

掌声。

“请同志们对于一个有几十年生活经历的老年人的讲话给予考虑，想想是否有几分道理？”

掌声雷动。

掌声。掌声。为什么会有如此热烈的掌声？

这是1980年11月27日，中纪委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78岁的黄克诚将军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毛泽东的讲话。稍微仔细一点的人看到，当黄克诚将军在发言时，并没有发言稿。金边眼镜镜片后面的那双眸子一直望着一个方向，而那个方向不是与会者最多的地方。只是当掌声响起时，他才调换了一下视角的角度。

两个月前，将军的眼睛失明了。

人的心态很奇妙。有时同样的话，不同身份的人说，所得的效果会完全不同。其实这番话，并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当时，如果让华国锋说说看，如果让汪东兴说说看，都不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响，如此强烈的效果，甚至还会被人们误解。

而他说，这番话的震撼力量和深远影响就完全不同了。

(一)

21年前的那个著名的庐山会议又呈现在知情人眼前——夏天的七、八月，本来是庐山最美好的避暑日子，山清水秀，凉

风习习。但是1959年的仲夏时节,对黄克诚将军来说却成了最烦闷恼人的日子。庐山上惊雷闪电,密云欲雨,气压低得叫人透不过气来。

一连好几天,黄克诚将军几乎从早到晚都枯坐在176号别墅的房间里,心情沉重而烦躁。他经历过打“AB团”的诬陷,他经历过长征路上因提意见而被撤职的不公正待遇,也经历过解放以来的风风雨雨,却从未经历过如此痛苦的心灵上的煎熬,一场政治大风暴突然从天而降,雷声隆隆,惊天动地,而且竟轰击到他的头顶上,是他做梦都不曾料到的。

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

会议原定日期14天,主要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等“左”的错误,讨论下半年和以后四年的经济工作任务。

庐山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把国内形势归纳为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并号召代表摆问题、找根源、求改进,在会议即将结束时,他还强调,大跃进是“得不偿失”,从全面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小组会上多次发言,尖锐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但他对大会即将结束也没能透彻解决问题和统一认识深感忧虑。14日,他动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这就是那封著名的万言书,也是致彭德怀于死地的意见书。

毛泽东很敏感。他认为这是对自己的冒犯,党内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斗争。于是他要求会议延期,请大家评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并通知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林彪等人也上山来参加会议。

黄克诚将军18日晚抵达庐山。他没有料到,秀美绝伦的庐山竟是自己人生历程的一个可怖“葬场”;庐山之旅竟是意味着厄运的开始。不知是偶然还是出于其他考虑,他被安排与彭德怀同住一

栋房子——176号别墅，而且是隔壁。

“我给主席写的信你看了吗？你觉得怎么样？”

“我看了，这封信写的不怎么样。有意见可以当面说嘛，写信干什么。信里有些提法和用词也不太妥当。”

这是元帅和将军第二天早晨见面时的对话。它说明黄克诚对彭大元帅的意见书颇有微言。但在这天的小组会上，他却说：“彭总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至于某些提法、词句，可以研究。”

23日，毛泽东雷霆震怒。他严厉指责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右倾机会主义纲领”，是“向党进攻”，并情绪激动地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大不了垮台，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也会跟我走！”

毛泽东的讲话如石破天惊，整个庐山发抖了。

有人见风使舵，有人反戈一击，有人幸灾乐祸，有人落石下井。

只有少数人坚持原来的看法。本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颇有微词的黄克诚却成了这位落难元帅的最顽固的支持者。

有一天，华东局书记柯庆施来了。他对黄克诚说：“彭德怀不是也整过你嘛！”

这是毛泽东的一个讯号，因为柯庆施与毛泽东的关系非比寻常。说明毛泽东对他尚未定性，还有转弯的余地。但黄克诚却固执地摇摇头：“我没有石头。”

石者，落井下石之石也。

几天后，毛泽东在“美庐”召见黄克诚。

理智应该告诉黄克诚，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但曲意奉承和巧计钻营不是黄克诚的性格。他不会假装微笑，不会迎合讨好，不会热烈的表示亲切，不会巧妙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慢慢追忆了中央根据地时一、三军团的情况后问道：“黄克诚，有人反映，彭德怀与你是‘父子关系’？”

“在江西，我被打成‘AB团’，是彭总救了我。同彭总的感情始终很好，也常常发生争论。”黄克诚平静地辩解。

“政治、思想、感情是一致的东西，我自己的思想、感情总是一致的。”毛泽东言外之意是你们感情一致，思想、政治必然一致。

黄克诚犟脾气上来了：“这些疙瘩要解开。”

事实上，现在任黄克诚怎么说都是徒劳，因为毛泽东紧锁的眉头预示他不会得到任何结果的。然而，顽强不屈的黄克诚非但没有立即转弯子，仍不动声色地站在主席面前，陈述着自己的看法——

“我这个总参谋长，当时是你提名要我当的，不是彭德怀要我当的，怎么能说我是他的政治参谋长呢？我和彭德怀完全是同志关系，说什么父子关系，是对我的侮辱。难道共同在湖南工作过的同志到一起谈谈，就是湖南小集团吗？”

谁也弄不清话题怎么会扯到东北的四平保卫战。

黄克诚说，发动四平保卫战是对国民党和谈抱有幻想；

他说，四平保卫战把东北部队的红军骨干都打光了；

他说，当时我给林彪发了电报反对打四平保卫战，林彪未置可否，也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他还说，实践证明发动四平保卫战是完全错误的……

黄克诚滔滔不绝，越说越激动。

“四平保卫战是我决定打的！”毛泽东主席很不耐烦地打断了黄克诚的话。

“就是你决定也是错误的！”黄克诚不屈不挠地顶了一句。

……

主席和将军的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走出“美庐”，黄克诚将军习惯性地用大姆指和食指伸成“Y”字形，向上推一下金边眼镜架，一股咸咸的液体涌上了他的眼睑，周围的景物模糊起来。

(二)

一支队伍在前面走。他顾不得擦拭被汗水渗湿了的眼镜，赶紧追上去，却不由得大吃一惊：四、五支黑洞洞的枪口正对准自己。

这是1930年7月23日拂晓打响的晋坑之战。黄克诚政委在指挥部队向敌人进攻时，由于眼睛高度近视竟误入敌人队伍前。

“不要开枪！”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把手一挥，冲着敌人大喝一声。话音未落，他就势卧地一个转身，顺着山坡滚下去。

就在这时，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喷出了火舌。

黄克诚将军命大。他滚落在山脚下，感到自己还有知觉。他用手浑身上下摸了一遍，居然没有被打中，只是受了点跌碰伤，帽子、眼镜和身上的皮包都不见了。没了眼镜，周围什么都看不清，他只好摸索着循着枪声前进。

这的确是一双难堪的眼睛。

王平上将至今还记得这样一件事：“11月初，红军向榛县、良田、旋章、乐昌之间前进，通过国民党设置的第三道防线。这时秋雨淅沥，下个不停，道路都成了泥浆，走一步滑半步，草鞋变成了泥坨子，经常被粘掉，队伍拉得很远，掉队的人逐渐增多。师政委黄克诚随我团行军，他是深度近视，夜行军怕摔交怕把眼镜弄坏了，就把眼镜摘下来放在口袋里，由警卫员用根小木棍拉着他走。有时我和他一起走，我装着过沟的样子跳一下，他也跟着跳一下，跳了几次，他才发觉我和他开玩笑，骂我‘捣蛋鬼’。”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

夜晚行军不敢戴眼镜，怕一个跟斗把眼镜摔坏了。黄克诚就用毛巾拴在自己的脖子上，叫警卫员拉着他走。警卫员调皮，故意在前面一蹦一跳的，说有石头、有沟，黄克诚也挺认真地在后面一蹦一跳的。走着走着，前面突然停下来了，黄克诚便拍打着前面的人

说：“快走，快走！”结果引起一阵大笑，原来他拍打的是一头骡子。

“还有一次，”钟伟少将的回忆说：“我们在莲塘向良村追击敌47师的途中，敌机在空中轮番扫射轰炸。红军当时尚无防空武器，只能用快速奔跑的办法躲避敌机的袭击。敌机飞得很低，就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投弹的命中率很高。

有一次，黄克诚政委率领我们追击敌人，敌机在空中轮番轰炸。一颗炸弹在他的头顶落下来，我们拼命喊“快跑！”他看不清，也不知往那里跑。当他跑出几十米远时，这颗炸弹正好落在他的脚下。他心想这一次必死无疑。炸弹落地后，竟然没有炸。在战争岁月，黄克诚政委由于眼睛不好，要比别人冒更多的危险。”

最叫黄克诚将军难堪的是1933年的团村战斗。

那天太阳很大，阳光很好。红军在团村将进犯之敌一个师击溃，随即追击溃敌。溃敌退守在一个寨子里。黄克诚和师长张锡龙在阵地上观察敌人，哪晓得眼镜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引起了敌人的注意。突然一发子弹射来，把他的眼镜震落地上。黄克诚急忙掏出身上备用的眼睛戴上。一看，吓了一跳。师长张锡龙躺倒在地上，脑袋上鲜血淋漓。一颗机枪子弹穿过了他的头部，自己那副眼镜也是这颗机枪子弹击落的。张锡龙毕业于苏联莫斯科步兵学校，是红三军团中的出色指挥员。黄克诚抱着战友的遗体，痛惜不已。

彭德怀闻讯后大怒，他批评黄克诚说：“黄瞎子，下次作战不许你再到前面去。那么大一副眼睛片子，一看就是个官！”

（三）

“黄瞎子”、“黄瞎子”，喊得亲切，喊得热情，喊得平易近人，喊得亲密无间。其实在战争年月黄克诚将军的这个绰号，给人们留下的内涵恰恰相反：“黄瞎子”不瞎，“老头”看得准，看得深，看得远。